



玄小佛
作品

无言的羔羊

她，一个用笔征服人心的名作家，
却无力改善眼前的一切；
她，不泪不语，沉默不发一言。

玄小佛

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无言的羔羊

玄小佛 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言的羔羊/玄小佛著. —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0. 7

(玄小佛作品; 5)

ISBN 978-7-5452-0698-2

I. ①无… II. ①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9727 号

本作品系列(简体字版)由玄小佛独家授权出版

策 划: 王 刚 徐明松

责任编辑: 许 铭

封面设计: The  9th · 胡 静

技术编辑: 李 荀

书 名 无言的羔羊(插图本)

著 者 玄小佛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(邮编 20004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
开 本 889×1194 1/32

印 张 5.75
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2-0698-2/J.409

定 价 1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-56477080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出卖自尊的人，
就是迎接轻视目光的开始。

——玄小佛

她叫罗自强。

她是个女孩。

是父母的轻易？

抑或报户籍时的灵感？

她没问过，因为她没有父亲，她是私生女。

自念小学第一天开始，连老师都会弄错，班上有个叫罗自强的“男孩”。

怯生的声音，困惑地举手。

“老师，你没有叫我的名字。”

老师看着那个子瘦小，脸孔娟秀，漂亮的无辜表情，讶异自己的疏忽与判断。

“你叫罗自强？老师以为新生名单写错了，怎么像男孩子的名字？”

生命并不因为男性化的名字，停止成长。

成长也不因为那个刚毅的“自强”，瘦小的个子，发育得特别高大、壮硕。

内向、吝啬讲话，骨架轻小，每日三顿饭，长到十七岁，站在同学里，还是瘦得让人无法确信：罗自强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女孩了。

她像个没有声音的人。

她的言语，全留放在脑部。



她与生俱来地不喜爱学校课程。

她十分令老师讨厌。

当然：她亦十分叫她的母亲——罗玫瑰忽略。

罗玫瑰的工作，昼夜不分。

除了生活的供给，罗玫瑰从不留意女儿的“特殊”。

她不算太健康，母亲罗玫瑰最温郁的动作，就是每年带她做一次健康检查。

她不长脂肪的体质，到了十七岁，只要站在同学堆里，仿佛是个小学生，误闯高中校门。

老师当然没办法喜爱她。

上课时：她端坐着，老师卖力地教学，像呐喊的噪声，一句也进不了她的耳朵。

考试时：她会恶劣地算好及格分数——六十分。

不留级、不退学，每一科六十分。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

这个没有声音的罗自强，看来乖巧、驯服，考试成绩的折算法，精明的叫所有老师在痛恨之余，相当匪夷所思。是头脑不好？还是蓄意存心？为什么永远六十分？

小至新诗、散文、哲学悲沉。

大至学术评论、教育改革、宗教争纷、国际政治见解、科技与文化的利弊比例。

不同的笔名，不同的文章，发表于各报纸。

没有声音的罗自强，暗暗的沉醉在文字里。

没有声音的罗自强，很得意自己的年龄，可以写出叫报馆编辑

目瞪口呆的观点。

没有声音的罗自强，书包里装的不是学校的课本，而是超龄的书籍，极有“深度”的流畅在自以为是“智慧游戏”里。

各种文章写腻了。

罗自强的“智慧游戏”，玩起了小说。

她写作的方式，变化无穷。

跟她的居住环境完全相同，搬家，搬家，不停的搬家。

昼夜不分的罗玫瑰，有个奇怪的毛病——“热爱”换住址。

十八岁。

年少轻狂，不识愁滋味。

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，

罗自强发表了她的第一本小说。

四两拨千斤。

轻轻松松写了部反映叛逆意识的爱情小说。

轰轰烈烈地被拍成电影。

一夜之间，台湾的媒体，有个叫“罗小惑”的作家。

拍成电影的小说叫“屋恋”。

屋恋创下了惊人的票房。

轰动得在台湾各大戏院，绵延了两个多月。

“罗小惑”顺理成章地成了最年轻的作家。



许许多多的人知道“罗小惑”。

许许多多的人以为“罗小惑”是个男孩。

许许多多的人好奇，为什么叫“罗小惑”？

只有罗玫瑰，依然忘了有这个特殊的女儿，依然热爱搬家。

这个没有声音的罗自强，对那许许多多的人不解，“罗小惑”这笔名，值得好奇吗？

罗自强逐渐被遗忘。

罗小惑像只张牙舞爪的蜘蛛织网。

那张网，愈扩愈大。

提起笔，十天、八天，就是一本小说。

罗小惑的小说，蔓延到东南亚，如“病毒”般，有中国华侨的地方，就有“罗小惑迷”。

只有母亲罗玫瑰，仿佛没有时间去参与“罗小惑”这个名字。

倒是从小照顾罗自强的女佣陈美瑶，得意的连上市场买菜，脸上都有几分骄傲。

学校开除陶醉于当“作家”、不去考试的罗自强。

罗自强内心嘲笑学校。

罗自强快乐地迎接被开除。

罗自强得意忘形。

那个被误为男孩子的学名，像件穿旧的破衣，不知何时开始，连罗自强自己都自然的从脑中，一寸一尺、一点一滴地流离了。

她叫罗小惑。

仍是个男性化的名字。

下意识里：罗小惑随着这个没有一点女孩味的笔名，一起继续成长。

她仍然没什么声音。

罗玫瑰仍然昼夜不分，花枝招展地觅新居。

她的生理发育，与“名作家”不成正比。

细骨架、不长脂肪的体质、矮个子，在人群里，像颗芝麻，极不起眼，努力半天，都没办法与名作家“罗小惑”结合在一块。

上帝待她还不算差。

贴顺的浓眉、黑白分明、清澈的大眼睛，鼻子造型差了点，唇角蛮过得去。五官加在一起，整张轮廓，呈现在记者与读者面前，总有一声惊叹。

“上帝太不公平了，把美丽与智慧都给了你。”

年少本轻狂。

赞美与才华，让罗小惑的眼睛，射放出舍我其谁的骄傲。



唯一不骄傲、不能轻狂的是，每年的健康检查，罗玫瑰坚持的近乎残酷，令罗小感讨厌至极。

几乎每一部小说，都是片商争取的目标。

罗小感潜藏某种不屑与高姿态。

“改拍电影吗？可以，导演、男女主角由我决定。”

片商点头如捣蒜。

“价钱呢？”

罗小感面对金钱，全身细胞，充斥着文人的清高。

在道德上：她鄙视商人。

在感情上：她耻于交易。

在现实上：她已经富裕了。

司机、佣人、秘书。

罗小感没有方向感，因为有司机。

罗小感没有操作家事的能力，因为从小有佣人陈美瑶。

罗小感没有金钱价值观，因为有秘书。

除了写作。

除了忘形于“名作家”的身份。

罗小感连洗澡水都不会放。

罗小感甚至不明确她抽烟的价位。

哦，忘了补充。

为了“弥补”名作家居然这么年轻，罗小惑努力地学抽烟，好像有根烟在指缝间，就能昭告天下：

“我不是你们想像得那么年轻，我比你们谁都成熟，我的烟龄已经好几年了，我是个老烟枪哦，一天两包，吓不吓人？唉，没办法，戒都戒不掉。”

上帝知道她在说谎。

非勤于往来的人，怀疑她的烟量。

秘书——杨莉云最清楚罗小惑。

一包烟多少钱的人都不清楚，每天两包？

在卧房努力练习使用打火机、点烟。

在会客室接见预约的各式生人，立刻老烟枪状。

生人离去，

马上头昏眼花的用她尖细的嗓子大叫。

“莉云，扶我到卧房！该死的烟，抽得我心脏快窒息了！还有眼睛冒金星！我完了！我快死了！”

名义上是秘书，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在一起，杨莉云讲话的口气，常如长姐。

“装什么老烟枪嘛！明明不会抽烟，还吞云吐雾，一根接一根，名作家？笑死人了，尼古丁过量，心脏不能负荷，造成缺氧现象，这点常识都不懂！”

佣人陈美瑶，四十出头，丈夫去世十载，带了个十二岁的女儿余青青。从小看着小惑长大，小惑母亲罗玫瑰付了她二十年的薪水，嫁到美国后，女儿青青也跟着住进罗小惑在台北，最名贵的大厦。



雅致宽敞的客厅。

文化气息香郁的书房。

精美气派的会客室。

五间卧房、一间客房，外加罗小感专用试衣间。

罗小感几乎昼夜都活动于她近两百平的名贵大厦里，她终于可以不必搬家了，她开始享受安定，“家”的安定。

罗玫瑰嫁到美国，对罗小感而言，只是一个“认识”的女人，爱上了美国人，连送行告别的仪式都不需要，母女就轻轻淡淡的遥遥两地。

没有罗玫瑰，罗小感还是原来的小感，活在二百平的城堡里，除了报章、电视，罗小感简直不知外面的世界。

陈美瑶像老母亲似的唠叨。

“瘦得像只营养不良的小鸡！亏你大青青十岁，三顿饭喂到你嘴边，还要用骂的才肯吃，你妈妈从美国打电话来，叫我不准宠坏你，三餐在餐桌上用，不可端送到卧房给你！难怪你妈说你不食人间烟火！”

罗小感被触到痛处般，大叫：

“阿瑶！付薪水的是我！不再是那个没责任的母亲！她嫁给美国人！她是假洋鬼子！打通电话表示什么？关心吗？再接到电话，替我谢谢她！顺便问候她的美国丈夫！请她跟那个老美，过他们的美式生活，安养余年！我痛恨她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！”

实心木的白漆门，被罗小感摔得好重。

杨莉云、陈美瑶被摔在门外。

十二岁的青青，崇拜加上幼稚的敌忾同仇，躲站在罗小感卧房的角落。

“小感姐。”

把自己扔在弹簧铜床的罗小感，气急败坏地伸手捉烟，青青熟练地冒出一只手，点燃打火机。

看到青青，罗小感有种成熟的满足。

“青青，谁叫你躲在我房间里的？过完暑假，该上初中了，把烟灰缸拿过来。”

青青对罗小感岂止崇拜？

青青简直视罗小感为偶像。

端着烟灰缸，青青稚音里，满满的打抱不平。

“小感姐，你那个嫁给美国人的妈妈，好恶心哦，比我死掉的爸爸还讨厌。我妈妈说，我爸爸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他从不回家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我一岁的时候，他为了别的女人，犯法自杀的。”

不同的故事，雷同的际遇。

罗小感忘了头昏眼花，吐着烟，含着泪。

“青青，你才十二岁，你能了解我吗？我没有爸爸，我是私生女，从小到大，我不知道我妈妈在做什么，她每天打扮得像去喝喜酒。白天：我上课，她睡觉。晚上：我放学，她出门。照顾我的是你妈妈，我从没见过你爸爸？但我爱你妈妈，我恨不得换个娘胎，从你妈妈肚子里生出来，青青，你比我幸运。”

烟灰弹在青青手上的烟灰缸里。

青青童稚的眼瞳，有难过、有兴奋。



“小惑姐，我比你幸运吗？我将来长大，会不会像你一样，变成一个名作家？”

端视青青，拿开青青手上的烟灰缸，罗小惑成熟得像个母亲，拍拍床沿，爱怜地搂着跟自己一样瘦的青青。

“当作家还不简单，只要认识字，有稿纸、有笔，就是作家了，不懂什么叫作家？坐在家里就叫作家。”

二十二岁的罗小惑。

十二岁的余青青。

两个不解世故的大小孩，笑声像年节的爆竹。

“我懂了，小惑姐，作家就是坐在家里！”

稿约如雪片，铲除眼前这堆铲除不了续飘的雪花。

出版社老板，张三李四，高矮胖瘦，每一个，都把脑袋削尖，往罗小惑会客室坐着等候。

青青的崇拜，与日俱增。

杨莉云负责拒绝。

陈美瑶忧心从小看大的罗小惑，哪来的心身体魄，写那么多东西？

冷冷的脸，连茶水都不为那些人倒一杯。

有这些话吧！？

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

铁杵磨成绣花针。

中国的俚语太多了,不胜枚举。

獐头鼠目的黄大明。

一个最不出色的出版社老板。

瘦干、矮小,只敢站着说话,谦恭得像个面对法官的犯人,风雨无阻,每日从早到晚,乞讨的咧着不整齐的牙,就差没下跪,只求杨莉云、陈美瑶让他见罗小惑。

四十出头的陈美瑶。

二十七岁的杨莉云。

当然懂得如何保护少年得志、不知人间险恶的罗小惑。

刚念初中的青青,得意洋洋的把黄大明的卑微,描述得淋漓尽致。

“莉云跟你妈怎么可以这么狠?看不起黄大明的小出版社吗?我愿意跟那个叫黄大明的签约。”

罗小惑出现在会客室,惊喜了黄大明,触怒了陈美瑶、杨莉云。

“小惑!签什么约!回房间去!不食人间烟火!”

“阿瑶!你势利眼!这个叫黄大明的,长的一副老实相,你居然连杯茶都不倒给他。”

杨莉云怒推开打躬作揖的黄大明。

“阿瑶才不势利!什么老实相?贼头贼脑的!你写小说!你足不出户!你总懂人性吧?过度的奉承,背后一定隐藏最卑陋的动机!你真的不食人间烟火吗?”

陈美瑶、杨莉云的话,一个字也没进罗小惑的耳朵。

黄大明乞讨受辱的脸,不敢开口、不敢坐的谦恭,勾起罗小惑的



同情、正义、亏欠内疚、难过、感伤的各种情怀。

“黄先生，请到我书房来，别介意她们对你的态度。”

陈美瑶、杨莉云气馁了。

青青抱着看热闹兴奋，跟进书房。

“罗小姐，您是大名鼎鼎的作家，我区区的小出版社，能见到您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没见过您的人，都说您骄傲，见到本人，这么单纯、这么善良，而且还这么漂亮，若愿跟我这个小出版社签约，我黄某人终生感激不尽。”

这番话，打中了罗小惑的弱点。

大名鼎鼎的作家，诚如自己对青青说的：作家就是坐在家里。

她不知道烟一包多少钱。

她不知道物价的波动。

她的财物完全交由陈美瑶、杨莉云处理。

她甚至不清楚，银行里有多少存款。

不折不扣的不食人间烟火。

“黄先生，我不会写合约，你写我签字好不好？”

这是作家说的话吗？

这是十六七岁就写遍新诗、散文、哲学悲沉、学术评论、教育改革、宗教争纷、国际政治见解、科技与文化利弊的头脑吗？

罗小惑有超凡的思想力。

面对世俗，罗小惑无知，简单得连青青对她的崇拜，都削减了大半。

厚厚的一叠合约，黄大明恭敬地递在罗小惑书桌上。

“谢谢罗小姐，谢谢罗小姐，合约我写好了，请罗小姐过目。”

罗小惑轻松拿烟，那张表情，比青青还单纯。

“青青，打火机拿过来，黄先生，我真的看不懂合约，什么甲方、乙方，烦死人了，干嘛写这么厚？我懒得看，可不可以签字就算了？”

这是上帝对黄大明的恩宠吗？

黄大明岂能相信，坐在黑色羊皮旋转椅上的作家，竟然看不懂合约？竟然懒得看？竟然签字就算了？

黄大明的笑容，像银行开在他家的厨房，躺着，坐着，可以吃喝一辈子了。

“罗小姐，你客气了，不敢耽误你的时间——”

黄大明顾忌地露出善意的微笑对青青。

“小妹妹，要看大人签约吗？”

罗小惑感谢黄大明，给她一个展示成熟的目标。

“青青，大人做事，小孩出去。”

青青不甘心的出去了。

罗小惑满意自己的命令。

“罗小姐，大作家动手就是钱，图章给我，我来盖，唉，外界对你误会大了。”

黄大明声调缓慢。

厚厚如书册的合约上，盖图章的手，速度快的像做贼的小偷。

“这么客气、这么单纯，我一定要告诉外界，罗小姐是典型的艺术家，毫无商业气息，请签字，喏，就签在这个地方，一式两份，麻烦您了，作家一字千金呢。”